

但願說得盡

韓曉琳



在物理系一待就是兩年半，這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內，我終於熟悉了物理館的每一個角落，也慢慢認識了班上每一位不同性格的同學，回想起來，那些有趣的、悲傷的、生氣的、歡樂的時刻，似乎都歷歷如在眼前，而大學四年黃金般的光陰，有一半也就這樣無聲的從指縫中滑落了。

剛進大學，因為人地生疏，所以對同班的男生們，總抱著一種猜疑的態度，所幸有王和我在一塊兒，還不覺得孤單。都時因男孩子們都是剛從成功嶺下來，各各均為小平頭狀，顯然，入大學第一要事是留飛機頭，好神氣神氣，因此在這一段時間內，他們的頭髮真是千奇百怪，一會兒是怒髮衝冠，一會兒是金雞獨立，再過會兒又是插翅欲飛，真是有趣極了。大一時，最令人難忘的是有次上英文課，劉老師要同學輪流上去演講，記得那時我們正教到一課有關馬克吐溫懷念其母親的故事，結果有一位同學被叫上去述說感想，他想了半天，然後說：「馬克吐溫的媽媽非常仁慈，因為她可以同時養十九隻貓狗，但我的母親更具善心，因為她同時養了三千頭豬（他家開一個很大的農場）。」一時全班哄堂，久久不能平息。

大二時，王轉系，我好像頓然失去依靠，惶惶不可終日，而且二年級課程與一年級間似乎形成斷崖，每次看到其他同學熱烈討論某問題時，自己總有被遺棄之感，有次我的一位好友勸我：「怕什麼，去找他們討論嘛，孔夫子尚且不恥下問，你還擔心什麼？」我只得嘆口氣說：「我那裏是不恥下問，簡直是恥上問嘛！」那陣子，最令人頭大的科目是理論力學，課本還好，一到做習題，可就要人命了，出於無奈，只得鼓足勇氣，找他們討論，就這樣慢慢的和同學們熟悉起來。

從前我常常傷心，因為一些昔日要好的女同學們，都因所唸科系不同，逐漸疏遠，而終日面對的，又都是一羣嘻嘻哈哈的大男生們，所幸如今已習慣這一切，對於他們的術語，如「吃菜、送菜」「開桿、收桿」等，也都能運用自如，和他們在一起，聽着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語的亂蓋，保證令你捧腹，天大的事一下也化為烏有。每次考試前，我總是愁眉苦臉，因為常是份量太重，而無法唸完，他們却總愛笑我：「想不開啊！不急嘛！」大家全是一派成竹在胸的表情，更是令我心驚肉跳，忐忑不已。現在倒好，我也學會了這種天塌下來都不管的惡習，反正不急嘛！一切明天再說。

二年級時，有三個實驗，這是大家比較輕鬆的時刻，記得有天光學實驗，

兩位同學不知怎的被老師「菜」了一番，於是「菜蛋」之名，不逕而走，一時趙錢孫李各種菜蛋，應運而生，後來不曉得怎麼搞的，又換上「阿呆」，當然，周吳鄭王等阿呆，又絡繹不絕於口，如今因為都是自家人，難免不稱兄道弟一番，於是「×兄」之名，又大大響亮起來，其中首屈一指的，非「吳兄」莫屬。我在想，風水年年轉，那一天說不定他們也會稱呼我「韓姊」吧！（編者按：Never! but 韓小妹）

和他們相處日久，他們的口頭禪，不知不覺我全學會了。大二暑假時，我本想參加汽車駕駛隊，回家和爸爸講，可是不管我畫得天花亂墜，爸硬是不答應，一時氣憤，忍不住便說：「簡直搞不過嘛！」說完這句話，再看爸爸的臉色，心知不妙，拔腳就飛奔，一面不住的埋怨：都是這羣該死的男生，怎麼讓我學會了這句話呢！

二下時，我們班和植物系聯合參加學校合唱比賽，大家約好中午在物理館三樓練習，說起來真絕，只見林敏榮帶了一羣乖寶，他施出當小學老師時教唱遊的本領，老師唱一句，學生們乾吼一句，有次他們練唱時，我在對面總館唸書，也許是和聲太優美，弄得大四那些跟鄭老師做實驗的同學，一個個倉皇奔出，紛紛跑到總館避難，見了我猛搖其頭，一派無可救藥的表情。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我們終於揚眉吐氣，在比賽中奪得第三名，那夜在冰店開到快十一點才回家，而那首輕快的 Oh, Lamuel! 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班歌。

班上遲到風氣之盛，也是令人咋舌，這種情形最常見於早上第一堂課。我喜歡遲到，似乎已是眾所周知，但常是等我都已到校十多分鐘，才見大匹人馬，嘩啦啦的衝進教室，一時生意盎然，好不熱鬧。最記得的是有次郊遊，講好八點四十分火車站集合，結果有位同學不幸遲到一分鐘，發現人影杳然，心想，奇了，大家怎麼都這樣準時，一分鐘也不多等，結果我們那次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才出發。

拉拉雜雜寫到這裏，許多趣事一時間也想不起來，如今只差一年半就要畢業，想到大家能這樣無憂無慮的共同相處，機會是多麼難得。時空老編們希望我能寫一點感想，我除了很高興能認識這麼多同學外，也謝謝他們對我一向的照顧與愛護，最後我要說的是，他們在這兩年半中所帶給我數不清的歡笑，是我永生所難忘的。